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渠遺書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莊渠遺書卷五

明 魏校 撰

說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絪絪縕縕盈滿宇内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温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静何以養吾仁

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歛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静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

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箇心来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廹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

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箇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

古人藴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黙成氣象

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慧學須涵養本原

窮理所以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是自鑿破混沌也

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内外皆水也

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
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
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
相呴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
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
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嘗防未萌之惡小人
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
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

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偽也

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只據已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為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

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别有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這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為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

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氣强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

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

夫理冲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故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

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氲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温厚而弗温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

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為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

或問孝之根源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

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

萬物出於五行五行一氣所分也萬物出於五常理一而已何以亦分為五邪或曰理不可分木之氣合此理而為仁金之氣合此理而為義因氣而分也曰五常者非他五行之理也離氣而言之無乃混而無別乎或曰木得此理為仁金得此理為義曰然則理空虛無一物因氣旋生此五者出來或曰木之理曰仁金之理曰義曰然則一理包此五者五行各得理之一偏請問如之

何曰只是一理在木爲仁在金爲義或曰一理之發在子爲孝在臣爲忠其分殊也五常乃未發之理其本亦殊邪曰五行之靜氣亦各異故嘗爲之説曰理具於氣未發則五行通體而總爲五常已發則五行異用而散爲萬行孝出於仁忠出於義脉絡固相貫也

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志不懇篤工夫散漫無成

禮主於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

斯稱令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容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箇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絶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天地定位各止其所氣交而和萬物乃生男女者陰陽

之大義也和氣溢則為淫氣狗欲忘返何以異於禽獸之雎雄牝牡相逐哉嗚呼世俗以男女之交本起於慾其別乃聖人立此以防故閨門之隱牀笫之安天命至此每易缺陷詩首關雎其歡深矣

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私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

德性之知意味與聞見之知逈别識得此理涵泳默體

諸已然後意味深長

抗志高明超然如鸞鳳翔於天表一爲富貴所縛栖栖籠中之鳥俛首受制於人矣

樸素恬淡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人僞薫灼盡鑠其天真矣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

能自善其發為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為善而不能盡善性即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禀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

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

轉那惡依舊是善

吾性元是聖人只被氣質自害學而弗至於聖却是隨氣質所使志反聽命於氣也

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汙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

習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

一理散為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

虚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之查滓滯而為形其精英為神虚通靈爽能妙是理為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

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

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為私意蔽隔當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原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

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

行之悉破羣私合為天下大公

天予當常以上帝之心為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

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似舉一大者來嚇人君盖未廸知帝命也

人君尊師重傅而其大臣推賢讓能上下習而成風穆乎唐虞氣象

治天下須得見大規模又識其先後次第廼可以言治

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治天下者當以公天下為心然後能盡用天下之善人君謙虚聽納於上博謀諸羣臣以及庶民延見天下民

牧命內外之官各不憚屈己以務咨訪轉聞於上求天下之賢者集於朝俾之朝夕講求天下之事燦然畢陳然後兼總條貫畫為科品次第施行

眇哉人形固與萬物蠢蠢者同生也而巍乎與天地並立良由禽獸厥心蠢塞人心虛靈能全得這道理若虛靈者暗塞背却道理營營軀殼之私天君之尊逐物奔放清明之都邪穢汙濁填滿則是天地間生出能思量能說話能作姦偽一箇巧於為惡之靈蟲反不若禽獸

之蠢蟲矣

鳥兮弗可為鳳獸兮弗可為麟異類也人與聖人同類其形同也則其心同其心同也則其性人與聖人同也然而有弗同者聖人無欲人有欲矣謂聖人不可學自賊賊人者也然則馬胡以弗能使為驥乎曰馬之蠢其氣弗能自變也人為制其踶囓而已至靈之謂人乃亦弗能自變化其氣質邪

學以希聖為志則日用所講明踐履皆當求作聖之功

常以此勘驗決不至陷於訓詁詞章矣

祠堂圖說

祠堂之制前為同堂而分其後以為四室祭位則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屈以順祖考之心祠位則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向而有常尊以申子孫之敬室之中其東為昭第一室又東為昭第二室其西為穆第一室又西為穆第二室室各有小門昭穆既定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子孫亦以為序易世昭主升祔

則昭遷而穆不動穆主升祔則穆遷而昭不動如高祖
而昭則居東第一室曽祖居西第一室祖居東第二室
禰居西第二室高祖而穆則居西第一室曽祖居東第
一室祖居西第二室禰居東第二室春則特祀於室夏
秋冬三時則合而享之於堂其位則統於高祖之尊正
其南向曽祖而昭則西向而居左之第一位祖居右之
第一位禰居左之第二位而西之第二位空焉曽祖而
穆則東向而居右之第一位祖居左之第二位禰居右

之第二位而東之第一位空焉祠位異室故昭穆但分左右而無所嫌祭位同堂故左右當分尊卑而有所避祠以奉神於平日則所申之日常多祭以禮神於一時則所屈之時常少庶幾尊尊親親之義咸盡矣謹列數圖而各繫其義於後

古天子七廟圖

太廟

昭廟　穆廟

昭廟　穆廟

昭廟　穆廟

都宮

朱子祠堂圖

高祖	曾祖	祖	禰

按古之廟制以中為尊故太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列今四代之位自西而東則非以中為尊矣宗廟之制辨其昭穆為先今既以西為上則昭穆之法皆不可行恐於世代難辨故鄭子上問以西為上之制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分一有遞遷則羣室皆動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

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今謹述朱子之意擬為二圖

禰	曾祖	高祖	祖
穆第二室	穆第一室	昭第一室	昭第二室

祖	高祖	曾祖	禰
穆第二室	穆第一室	昭第一室	昭第二室

或曰祠堂既序昭穆則當以左右為分今並南向何也

曰此緣子孫之心以尊祖考也天子諸侯得祭其始祖故以太廟居中羣廟從左右之列士庶人惟祭四代而不及始祖乃虛其中而以祖考分列左右則皆不得申其尊矣如以高祖居中曾祖而下從左右之列則於高祖尊矣而曾祖禰終亦未得申其尊也況高祖親盡則亦當遷而乃居始祖百世不祧之位其心恐亦未安則所以尊高祖者亦未為至也又況尊尊親親須當兩盡

自謂而言之有高祖而後有曾祖有曾祖而後有祖有禰其分固有尊卑也自恩而言之由禰以及其祖由祖以及曾祖高祖其情不無隆殺也若惟高祖正位祖考昭穆相向則人子終身不得以南面奉其親矣豈能安於心乎故因古禮而變之四代皆為南向以申子孫之敬祖考各居室中而不相見又得以各全其尊非惟子孫之心安而祖考之心亦安矣

朱子祭位圖

高祖	曾祖	祖	禰
□	□	□	□

按古者祫祭於室始祖既正東向之位則羣昭皆列於北牖下羣穆皆列於南牖下雖父子相對而不以為嫌以有始祖之尊統之也今既莫統於尊而猶四代並列則父子祖孫相並竊惟祖考之心必大有所不安矣子孫而以非禮禮其祖考於心豈能自安邪今放古義擬為二圖於後

高祖穆圖

高祖

曾祖

祖

禰

空

高祖昭圖

高祖

空
祖

曾祖
禰

或問四代並祭必統於高祖之尊何也曰此緣祖考之心而義起之也自子孫觀之則四代皆吾之祖考自祖考觀之則其分固有尊卑不敢僭踰其尊也故必統之於高祖曾祖而下皆從昭穆之列然後祖考之心始安耳然則曾祖昭則空西之第二位曾祖穆則空東之第一位亦有所徵乎曰徵之朱子而已矣今列其圖說於後

朱子論四時祫圖

禰　曾祖　空

始祖

高祖　祖　空

中庯或問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

地理説

葢校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為何説俗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則舉似堪輿家亦莫知余為何説也而見謂誕謾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閶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

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成歲地理逆則氣固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吁玄矣哉大地之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磧北其面為中國而其餘

氣鍾于遼磧北廣漠萬里龍氣麤頑其性殺伐陰山横
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中外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
南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為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
國者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
龍脉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絶龍氣
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
上應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
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崗多阻朝貢轉輸弗便

也後世人主垂拱無為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
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夏后氏以後
廢而莫都冀北邉狄尭舜盛德逺覆北陲皆為要荒後
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緑
江會東夷為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
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於南誠國家萬年
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於
漕河則障之使南且國家北都燕而逺漕江南粟民

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於天時地利人事無乃有未盡乎桑田之變碣石久淪海中中國水口不固世道升降天人固相符也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葱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脉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別為中絡與大河分為兩界中絡岷山為祖自蜀入隴結於初龍則為長安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

中龍則為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衍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為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玆其大龍之腹乎古之聖神多起於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倚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故曰古今異宜長安洛陽大發於周而其機起自神禹北絡中絡枝脚連轃壅遏大河秦川乃一水壁

也鯀與水鬬智則多為隄而功數敗神禹鑿龍門疏砥柱河乃安流是故龍門鑿而涇澧漆沮會於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為後托近則嵩高為左障然終南自為長安前朝太行亦為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為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

他帝王有德也而興無德也而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南絡大峨山爲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莫若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隅海莫能相長雄惟宜填以恩信葱嶺以東西域諸國處於大龍掖下以恩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脉發自

崑崙之陽其左弱水界之不與中國同脉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遍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之不可為常經終繫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眩人耳余所可及知者僅此幾於大言無當矣乃若辨五星九曜以踏龍脉審官鬼曜樂以證穴情則其術別有精微而非余所能及知也

觀海說

余與客觀海問同游者所得夫何如曰胸次蕩然闊矣

子盍言爾所得曰余慕夫江漢以濯之欲洗心而未能也又何得焉雖然請廣子之意君子觀於江河而知百流之小也入海而得大觀焉睨而望江河縈若帶矣其遠難極孰窮其外其深難測孰闚其下吾將以為有涯則不見其涯然則無涯邪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為體囿於耳目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今吾立於海濱望洋則茫若勢若與天俱浮一色蒼蒼上下無方又曷有極邪登彼岸而望之亦且若是自古足跡所

不能及則信目以為固然又安知夫處下而觀上不猶是邪達人之觀以神會也而遺其形彼耳目又安能拘之邪海於天地之間其為物大矣然誠自夫天地之全體觀之則廢然而忘其大也物之隱現於海巨細萬類人以其形與海絜小大乃曾不能比其巨纇之一而又何以哆然為哉言山之高者自地而觀之耳天之高高山頹然其下矣雖纍萬山吾猶見其卑也令夫心其大不踰徑寸而周天之體六合之内外卷之不盈分焉人

緣軀殼以自私七尺之形至與蠢蠢萬物者齊又安能參諸天地邪斯可大哀也已

參字應明說

參姪學於余余問先兄命名之意曰西方有參宿取義於茲按天文志參明則臣忠子孝遂字之曰應明且告之曰父子君臣人道之大者也是乃天之所命而吾所得以為性者也為子不孝為臣不忠則為逆天之命而自滅其性矣人失其所以為人而違禽獸不遠矣是故

學莫大於忠與孝大者既立而後百行從之參其勗哉

贈寛字德裕說

某邑某名其子曰寛請於邑茂才某乞余命之字余告之曰惟大然後能寛大則包物小則為物所包矣人知天之寛也萬物覆焉而不知天之所以寛者大故耳乾一而大包乎地之外凡物無不囿其中人心之神其大如天故能包萬物之理也某曰大哉言乎某未之前聞也敢問其次曰惟虛然後能寛虛則容物實則為物所

容矣人知地之大也萬物載焉而不知地之所以寛者虚故耳坤二而虚容乎天之氣凡物無不蓄其中人心之體其虚如地故能容萬物之理也某曰至哉言乎某今而後聞之敢問其次曰公則大私則小寛也能無私其身以公其心則所謂大者可漸學而能矣有主則虚無主則實寛也能無誘於外而中有主焉則所謂虚者可漸學而能矣盍字之以德裕乎裕者寛而有久義茍子真積力久乃入裕之謂也某曰善哉言也蔑以加矣

雖有他說弗敢復請矣遂書以贈寬

顧墦芸字說

顧某季子芸頤自謹飭吾兄以其子妻之賔嘗命其字曰立之表叔李某來以告余曰善哉芸去苗閒草也劉章之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余嘗以況克已之學且告之芸矣厥後芸補弟子員進而游太學表叔與芸偕來請卒受教余告之曰人非下愚孰不欲為善而去惡也哉善根之弗能植鋭焉惟翦惡

是務滅而復生其端無窮去之弗可勝去也無亦惟是
栽吾善根培而壅之有惡則刈勿以害吾善嗟乎善惡
之不兩立也久矣匪善勝惡惡即勝善人惟善根之弗
立也而惡得以固其根驕驕桀桀惟日張皇善不復茂
矣乃哓哓訾嗷人曰彼胡得為惡噫天下之能立苗者
寡矣視己之田蕪穢不治乃舍而芸人之田雖曰不愛
莠而自害其苗吾弗信也表叔曰吾老於農知則莫我
若雖然吾藝吾苗於田曷嘗藝莠而莠常亂吾苗吾不

知彼胡然而生也曰信乎苗生有種嘉樹之熟也農善其種而藏之及春而播厥種其擇之也惟精苗未𧄍𧄍而莠茁然而長矣彼得水土之氣則生豈待種乎農惰弗力去遺種在田既其來歲且盈畆矣謂㘡曰善有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斯降自上帝者也惡本無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是生於物欲吾性無之惡生而弗去伏藏於心遂𦤎厥種他日遇物則發延蔓無窮矣請問如之何曰恒存汝心善根自

固惡根自消隨事省察而克治焉善之萌芽暢使條達惡之萌芽剪滅俾無餘焉毋俾之盛盛難圖也表叔曰吾不學聞子之言吾心有戚戚焉曰政惟人性皆善耳然則人何以為惡斯易為善斯難曰人自莫肯用力耳吾苟欲為善何善不可為苟不欲為惡何惡不可去哉聞之天下有不可長之苗與曰無之孰謂天下有終不可去之莠邪芸謹對曰命之矣今而後其曷敢不自力

鄭增若曾字說

鄭埒若曾厥字伯魯孔子道之宗也其徒三千傳道者顔曾氏而止耳顔也如愚曾也以魯而聰明材藝者弗與焉豈非用心於内邪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浇薄則開巧偽君子之學涵養本原凝定深厚然後能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弊弊焉役聰明以狥外是自鑿破混沌也余嘗觀物而有感矣方草木之句萌鬱然有塞意久則華盛而實繁漏泄太早未有不先萎者也喟然嘆曰人之學何以異於是哉篤實者光輝浮躁者淺露若

曾其默識之棄爾小慧毋分爾志勿內不足而急人知悉斷外誘滌爾真純則曾之魯乃可幾也

從子希明字說

從子希明加布於首請字於賓命之曰誠甫季父顧余曰爾盍朂諸對曰唯乃告之曰而學以變氣質也愚也希至於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自誠明者聖希天也自明誠者賢希聖也由愚而明士所以希賢也而幼也蒙今長神識日以發矣志向於善則開聖賢知見而

日進於明志弗向於善則閑愚不肖知見而日淪於闇爾尚敬之哉請益曰辨惑則明孰辨曰嗜欲之迷人也惟食與色惑則敗德喪身而能辨之勿近可欲弗以亂爾心庶幾明也已矣庶幾誠也已矣

定余氏三子字說

烋字德弘起於乃父存日雖於烋義未切而甚切於烋之身程伯子云西銘言弘之道於乎民吾同胞也矧於親同胞乎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

瘉傳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然也思父母之大德忘兄弟之小怨其仁已乎然乎然乎吾久不見汝而惓惓汝思汝能信受吾言否乎煥字德中乃父已弗知之矣外舅實命之煥義未切吾更字之曰德潛盍歸請於外舅而易之煥乎煥乎豈有不篤實於內而外輝光者乎汝當沉潛用功昔者學問之日淺若眞所謂鹵莽而耕之者矣曰然若眞所謂滅裂而耘之者矣曰然汝今改是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終

七歲而孤今亦旣受室矣而字未加於本俗書於義無所取已孤不當更名吾以義起之造化消息盈虛其道密微吾舉物理况汝火旺於夏其燄也不揚火囚於冬其燄也反烈物禁太甚故造化乘除其間火老陽也亢則為虐過剛也夫故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又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於乎於乎字汝以德叔吾顧汝之退藏也而弗顧汝之露揚也以吾與汝通家之故汝雖未得見吾固當知有吾其敬聽長者之言毋忽

贈唐一麐

一麐既冠來謁告之曰願爾篤志賢何人也聖何人也希之則是又告曰願汝强力開汝天牖塞汝人竇正道是廸申告之曰願汝純德照徹暗塞塵垢蕩滌深造聖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渠遺書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莊渠遺書卷六

明 魏校 撰

序

周禮沿革傳序

夫周官何為者也聖人代天而立也為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為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

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天下為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兹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為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迺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

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
雖以天挺雄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
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
以其苟太平之典曷曰其興邪天將有待邪古經簡奥
儒者頗為發明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為沿
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都乃言可
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正事敢
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毋或自聖

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痌瘝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恥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耇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具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六書精藴序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强取

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别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藴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

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為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

一宇宙也三代而下又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歴代師秦以為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為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滞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噐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師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憮於志乎曰

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亟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禮記纂言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惟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説而已耳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吴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曷絶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興世太平兹書雖匪盡出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考法

千古之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庶有格言詎可暫而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臯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為之兆與君守郡適倥偬多故時乃能崇尚經術其

為政知所先務哉

朱氏遺書序

六經傳道之書也訓詁而已耳漢儒之所以陋也辭章而已耳唐儒之所以衰也迪知允蹈充之為聖學馬達之為王道馬宋儒之所以盛也六經至朱子而大明世之學者咸知誦法朱子雖然其講明也過多其踐履也過少後儒之所以支離也或乃入耳出口而未嘗反求諸躬假途以干禄立門户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道

喪於多岐舍旃而求捷徑逃儒而入於釋者也害則滋甚校始讀朱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縈茫無際涯久而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焉耳遡統而窮其源歛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望於後學者也輒不自量爰取二書剟其統紀條貫深切而著明者輯為朱氏遺書雖未足以得古人之全體然於聖學之階梯王道之權輿亦略具矣學者惟毋以糟粕視

之則古人之不可傳者庶乎其猶有傳也

廣東鄉試録序 代考試官作

惟皇御極萬邦咸慶作曰天其將啟堯舜之治乎元年天下大比廵按廣東監察御史謝珊謀於左布政使王子言按察使汪鋐等曰貢舉大事也矧逢景運惟玆海濱黎獻共臣其慎擇舉者爰先期聘四方文學既而廵按監察御史涂敬受命來代監莅厥事曰予其輟他務虛中以治之維時總督右都御史張嵿總鎮太監韓慶

總兵撫寧侯朱麟暨提督副都御史聶賢咸賛襄曰予
其經武俾文教聿興市舶監丞解銘審録寺副汪和亦
與賛焉及期御史敬颸於衆曰惟古賔賢暨能惟令稽
古其毋顓文藝乃請教授應奎黄文雍曰其綜文衡汰
厥浮華惟實彦是登教諭周天錫張琦萬楷林文炳訓
導黄珠陳思順鄭復曰其分閱五經文必根於道毋尚
枝葉時提調右布政使章拯左參政周用以舊服正法
度監試副使陳祥僉事李中糾勿共者肅以常刑參議

徐度孫懋副使胡訓王大用胡璉僉事王宗源汪克章沈炤臧相施儒都指揮甯漳李漳等咸協心於外以胥有濟遂合提學副使魏校所簡士三試之拔其尤七十有五人遵制額也録成獻於朝奎當序諸首簡竊嘗聞之古者學校教民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皆實學也貢擧之制始於族師閭胥月書其行而終於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

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惟今鄉試有錄殆古賢能之書也雖然金初不知諸生誰氏所校者一時之文耳道德行藝無得而稽焉其賢其能未知與古奚若文則燦然盛矣有稱道德者有談仁義者有及性與天道者視古閭胥所書敬敏任恤族師所書孝弟睦婣有學若陋小焉然皆紙上語耳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諸生之言其有德

者乎我不敢知行其可信矣乎我亦不敢知惟是踐爾言乃不負所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敢以是為諸生勗昔者驩兜舉共工於堯曰方鳩僝功匪徒以言也帝猶吁而弗用曰靜言庸違今諸生皆以言揚他日修身刑家平均天下慎毋違爾今日之言否且不容於堯舜之朝矣敢以是為諸生戒

廣東鄉試録後序代考試官作

我國家立學教民設科取士其在廣東歷五十餘科矣名公鉅儒先後相望科目與有光焉此我皇上龍飛第一科也廵按御史涂敬等以庚之朝入院昭告於天地神明誓公無私以進賢報國壬之朝以出天氣清明人事整暇僉喜為國家得人賀謂文雍盍序諸文雍不佞請廣其意以告多士夫道充塞宇宙何古何今何遠何邇然自三代而降人才治化何如也遡而求之三代之前人才治化又何如也宇宙之間如有大限隔議者謂

今之不能為古譬則人老而衰不能復少壯矣异哉斯言道無汙隆學有明晦茲其為古今之别爾古之學也以實行今之學也以空言古之學也以求道今之學也以干祿士逐利誘靡然一趍於文心術既壞故其學術益以支離而人才治化闇然其弗振矣作新變化是誠在今不此之圖謂古不可復是未知天地之運一盛則一衰未有衰而不盛者也今天子英哲天縱粹然堯舜之資方將稽古正學上遡精一之傳萃天下賢者於朝

交修厥德俾分教於四方以一道德以同風俗然後使民興賢出使長民使民興能入使治民則天下之民無一夫一婦不與被堯舜之澤矣此萬世一時也天下大勢西北者其原也東南者其委也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而盡於東南天下之水皆發於西北而會於東南廣居嶺海之間乃天地之盡氣也氣已盡而復發泄之故山川崛奇毓為人才多發豪儁秀而能文而渾厚剛大之氣或有所不足故古之聖賢多起於中土而南粤迄

今寥哉無聞豈氣之鍾於人者固有弗全邪曰否人心與天地相通山川詎能限隔至善莫如堯舜至惡莫如蹻跖倸其心存亡何如耳一念天德堯舜在兹一念人僞蹻跖在兹常存厥心顧諟天德行著習察動皆以天毋汩以人僞是聖賢復生於今也故曰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道本在我顧自諉曰弗能且上誣其君曰是何足與有為也則亦棄人也已文雍與諸生有一日之雅竊覩文獻之盛

故於録終進之以聖賢德業庸厚望焉若謬為大言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而其行違禽獸不遠焉則是相率而為偽也已文雍惡乎敢文雍惡乎敢

自京口入汴紀行

京口擊楫橫絶大江駕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扈得人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鹽利甚博患亦彌深今將釐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寛民必也為遠圖不可不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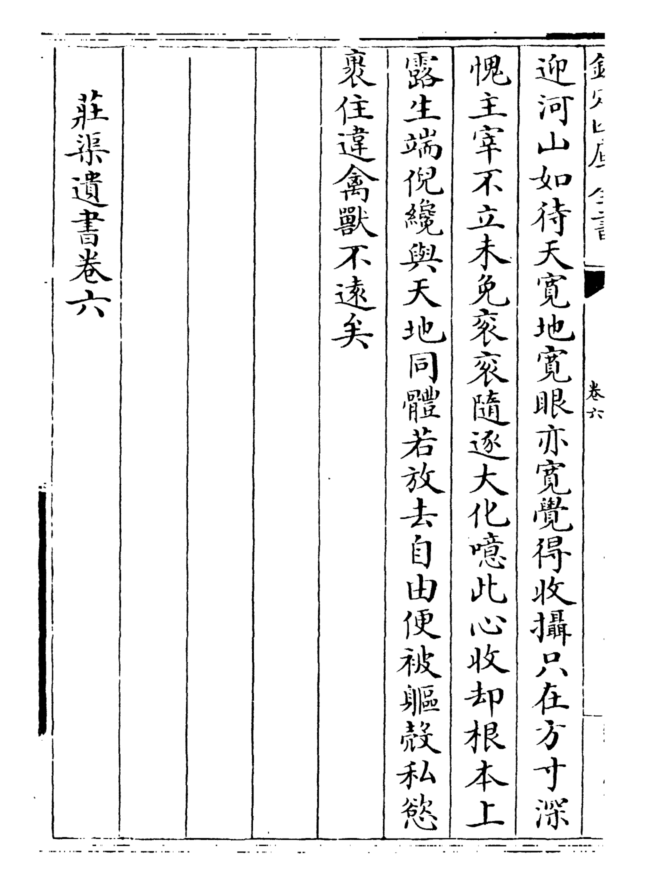
長思矣甄琛元勰之議要皆未見周禮而有言也淮小
於江不啻倍蓰而吞大河豈特智者决其為患河北有
鯀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
漕河新開暫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趨北决溢而復故
道誰能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
若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國朝設淮徐臨德
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妙在通融焉耳
米乏則以次轉輸米賤則隨在廣糴貴亦時糶之以為

糴本但使漕運得人辟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無糴麥粟倍給於軍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支其利害昭昭可考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垂及百年令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為天意適於此時變動自是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勸上乘此一大機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嘗轉漕武帝窮奢極

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内虛耗昭帝恭儉一旦盡罷之上恭儉愛民如倣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為定格一斷以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於先王百年冗費一旦革之萬姓誰不歌舞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强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要

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圍皆應觀形勢之起伏其間强弱自相為兆壯信天造而地設也覩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汴坦而無備豈帝王之都宋太祖謂遷洛陽未已終當都長安耳吾欲循周漢故事據天下之上游省冗兵以寛天下真英雄也自彭城入汴萬里中原固在仰稽聖神經緯之蹟邈乎不可見已中觀豪傑所以成敗興衰與其攻守之畧蓋有可言者俯察生靈困苦之狀無路達於九重深思地利不興

萬無致太平之理斯地也夏用之以貢商用之以助周用之以徹令乃鹵莽耕之滅裂耘之不復有相之道海内所由困窮也堯舜舉農師禹盡力溝洫文王即田功蓋天子之職主於代天養民而守令又代君養民令也數易牽制又多匪人地利誰與興復必也隆重守令大畧如西漢時治道乃有根柢戰於中原步不如騎騎不如車車可以戰可以守騎便衝突可為游兵因思溝洫法存戎騎亦難蹂踐豈有晉宋之禍也校所至風雲相



迎河山如待天寛地寛眼亦寛覺得收攝只在方寸深
愧主宰不立未免衮衮隨逐大化噫此心收却根本上
露生端倪纔與天地同體若放去自由便被軀殻私慾
裹住違禽獸不遠矣

莊渠遺書卷六

莊渠遺書卷七

明 魏校 撰

譜牒

莊渠李氏統宗譜序

我李聚族莊渠乃今散處而共祖實之府君譬若大樹無根何生矣嗟我族人誰非我祖傳種同氣連枝骨肉之親也族散而無統骨肉且將漠如塗之人吁可憂哉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而宗法立焉大宗立

百世不遷以統族之親疎小宗立親者彌相親也蓋五世親盡乃遷宗法亡天下無善俗好古君子頗念其本根則謹修其譜牒以合族而譜學惟歐蘇二家傳校稽諸古國史奠系世辨昭穆家之有譜如國有史乃立統宗譜自我莊渠一世祖始而盡於其五世孫別起為圖五世至九世則玄孫各為高祖自系厥後以禪於無窮正適直繼而系前支庶區別而次後族之親疏咸在也而無失其倫蓋取諸歐陽氏繼以世譜於正適詳焉曰

其猶有古大宗之遺意乎則又立族屬譜爰起自我高祖彦行府君而下盡於吾之族昆弟凡宗人有服屬者咸在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之親屬始竭猶未忍相棄也盖取之蘇氏復取祖系親盡者奠諸前曰其猶有古小宗之遺意乎二法相為經緯脉脉綿綿百世如指諸掌我李孟莊一支諺所謂直下子孫也凡我族人如木附枝於法固不敢立為大宗而事之自當加隆焉耳矣此統宗譜所為作也統宗譜大合族而共圖故

世譜專載正適代錄其適子某庶子某而庶子所生不復書族人惟賢者特筆以附見又與宗圖自相經緯凡修譜則族人各以其譜來會譜成分而世藏之代命賢者一人嗣修嗚呼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誰其不重譜牒哉然而或修焉或否焉顧子孫賢不肖何如耳其世篤孝敬守墳墓厚親戚修譜牒而勿替之則天下咸稱願然曰斯其文獻故家也祖宗有光矣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凡我後之人尚其顧念我祖宗而毋疏遠肯

肉也哉

大宗小宗圖説

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

宗子統族人主始祖廟祭族人服之齊衰三月

小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親盡則遷

繼禰之小宗統其親昆弟其相爲服齊衰期年

繼祖之小宗統其從父昆弟其相爲服大功九月

繼曽祖之小宗統其從祖昆弟其相爲服小功五月

繼高祖之小宗統其族昆弟其相為服緦麻三月至玄孫之子親盡則遷

愚按古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故並建親賢爰有世臣舊族禮家所稱別子者公子不敢上禰先君自我作祖別於尊也始興者亦稱別子自令起家別於舊也別子立廟百世不遷謂之太祖其繼別子者世為大宗統治族人有君道焉為之服齊衰三月尊之如君也封建廢天下無世家矣而宗法亦因以亡合族羣居勢當有

所統壹古猶今也禮可義起謂宜推本始祖一人世存墓祭倣古之別子其世適倣古繼別之宗族人雖不敢為服固當以所事大宗者事之乃若今制有爵延及後嗣者自當復古大宗之法

叙録

昔帝顓頊之苗裔曰臯陶在唐虞為士師以功德錫土姓其國於六者周衰楚人滅之後罔有聞其以世功賜族者以官命氏曰理暨於利徵逃難殷墟爰始更為李

氏古謂理官曰大李之官黄帝理法曰李法故因而稱焉而後之人訛云食李而改自臯陶顯於堯舜之世禹讓德焉其學以天為主矣後千有餘歲而聃在周為柱下史以知禮為孔子師厭衰世之多事也則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漢興而李氏著姓於隴西後之數百歲而唐神堯有天下追論繫世則遥祖臯陶時以國姓賜其勳臣而族類多混矣李姓蕃衍於四方代有顯者世遠莫詳我所自出故今不敢紀諸遠紀其近而可知者曰

宗編修府君隴西之裔也從高宗渡江而南寓吳為始遷祖搆望鄉樓於葑門人稱磚橋李氏所遺象笏手澤尚存而譜帙闕有間矣故老相傳又云編修府君之子仕宋為金紫光祿大夫實惟莊渠始祖之大父考之葑門而無徵也校故傳疑焉而錄其可傳信者於譜最曰莊渠一世祖茂實其子諱始以詩禮傳家七世孫方草創譜牒文獻始有徵孝子則恕信昆弟節婦則始祖妣顧氏開先厥後廸之妻戈氏淮之妻鍾氏麒之妻周氏

自祖宗積德且也二百年而始發於校噫其曷敢忘本哉

統宗圖

第一世　二世昭　三世穆　四世昭

五世穆　六世昭　七世穆　八世昭

九世穆　十世昭　十一世穆　十二世昭

十三世穆

已上見家乘

世譜

一世

莊渠始遷祖諱茂實字實之考論其世宋遺民之子也而生於元自葑門磚橋出贅婁門東莊渠城顧千十八提領家為壻子孫之興自兹始其鄉曰習義其里曰孝廉長洲縣之二十一都也始祖以耕讀為業悃愊無華壯歲不禄妣顧氏辛勤撫其孤年踰七十白首貞心故我李世有節婦葬陽城湖隂終圩之上子孫以昭穆咸

祔厥後水嚙而淪於湖嗚呼傷哉今有事望墓以祭適

子譚庶子訓

二世

徵君諱譚字吉甫鄉人稱為坦然處士生元盛時元徵之不起後老矣及見元之亡而際我太祖之興宋遺民之孫故不仕元也徵君幼失父怙恃母以生及長事母孝愉愉如也友其弟怡怡如也母樂其養嘆曰我不幸喪夫幸而得是子不覺我為未亡人也徵君亦自傷曰

吾髫齔喪父百爾劬勞上荷母慈噫覯先妣之撫幼孤與徵君之事母吾族安得不昌乎徵君穎悟而篤志嗜學為時聞人古貌古心鄉人多化其德與學士虞文靖公集游嘗為銘硯期我胤嗣之昌詩禮傳家自徵君始年八十二以壽終娶唯亭張氏自後張與李世為婚姻自莊渠始祖再傳而有孫七人其後日以繁衍析為七房吉甫府君之適子孟莊是為長房庶子五仲芳二房季和四房皆生於元叔常五房恕六房信七房皆生國

初洪武弟訓一子廷玉為三房令惟六房一支遷崑山信義者最顯恕字彥行信字彥立鄉人所稱二孝子也彥行自幼厚重若老成人平生無疾言遽色孝友天至母袁氏嗽病篤百方治終不愈勺水不入口彥行追默禱於天請以身代刲其股肉救母彥立亦刲肱肉從外來兄弟不約而合乃煮糜粥勸母嘗之母病即愈鄉人以其孝誠動天也為作二孝子傳吳文定公寬題曰母病無醫實可哀弟兄何自笑顏開傳文不作傷生誚四

體元從父母來

叔常三子其幼棄為道士又棄其一孫為僧二子單傳皆無後五房之祀遂絕豈非吾族永鑒哉嗚呼佛老殄滅世教其徒坐而蠹食吾民王法所當首禁故吾族有棄其子孫為僧道而自絕祖宗之類者皆削不書蓋深以罪其父母

三世

寓耕翁諱孟莊好讀書通五經大義抱材不樂仕元孝

敬行於家信義著於鄉人稱長者生元元貞二十四年辛洪武八年娶懸珠張氏適子允庶子安謙慎國初諸房皆占民籍惟二房四房後以事謫雲南曲靖衛軍畏死各遣其義兒著伍子孫居莊渠者世苦清勾往若棄市至則雇募人替當以生還為幸鄉人解送者亦多破家嗚呼兵弗寓於農又弗土著故世為民害初元人無政强食弱肉太祖糾之以嚴而惡大姓長洲重故家陸伯祥者暴發而富有司則舉為糧長虐其鄉人然終不

敢與故家均禮鄉人被害者輒呼二官四官救我以故不得肆惡而恨過之他日坐事則誣李二李四不應罪而連坐充軍也孟莊庶子安贅鄭氏讓贅陳氏者亦各緣妻族坐事籍没充軍法網亦已密矣安讓俱無子丁盡戶絶也

四世

田樂翁諱允字士中魁岸俊爽見義勇為永樂中有司舉為糧長廉潔自慎重升合不多取於民衆稱鉅族長

者生元之至正卒於國朝宣德三年享年七十有五娶王氏適予道純庶子勝睿女適齊門顔孝子季栗從弟梅軒翁諱琳字以誠遷崑山信義有司後亦舉為糧長積三十餘年催科未嘗施鞭朴專以誠長者處民區民懷其德終不忍負之既沒如失慈母至今猶稱為佛子家也梅軒翁幼鞠於從母夫魏士珣因從其姓校不逮曾大父而竊聞里中父老相傳曰老官寛厚有德人也貌如其心聞人有過口終不忍言惟聞人善則喜

而談之不置終身不忍罵詈人雖甚觸忤之終不恚怒但徐呼小郎則人皆尤之曰汝奈何犯長者至此葢其厚德有以感人也子鏞仕為玉山縣儒學訓導

司訓公字闓逺卓犖有大志魁傑人也有司强補邑弟子員治尚書數舉進士不第成化十六年貢於朝廷試授以學職自國初以來先世多長者朴茂惇龎可勝重任然皆隱居不肯干仕進故吾族出仕自司訓公始而位又不盡其才也司訓弟諱鍾人稱朴隱翁朴隱翁字

元律校嘗逮事大父母竊見大父朴茂而長身言必謹慤行必周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誚讓也則名而敦勸諭之使愧而改下至臧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昧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俟人定時徧視門戶扃鑰乃寢平生無他玩好暇輒觀書有得或忘寢食忙後常默坐休養精神迪知衣食之艱難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疏衣糲食淡然安之少見紛華意輒不樂也大母王氏勤儉之德與大父同壯歲即却環珥粉黛

弗御大布之服雖敝猶整潔若出於新大父在畝畝未嘗忘君嘗謂大明律者我太祖畫一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新例出於羣臣一時有所奏請因而施行耳今充軍者日報也而曾不足以禁頑而徒為貪酷吏舞文作威福因太息曰廷臣豈無張釋之戴胄者邪則又誦其言曰誰與以此聞於上者吾蘇以田賦之太重也與水利之弗興也而民之死徙者衆大父常傷之則究心水利之學曰吴地邊高中下形如盤盂禹貢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今淞江全受震澤下流而中多阻如腸胃病噎然則併而入婁江過劉家港入海西迤北地彌卑下則匯為陽城昆承諸湖舊有白茅塘受之以泄於江而今塞矣此吾蘇第一患也海口潮汐漲落易壅泥沙錢氏有土時設卒撩淺其法可迄今守也而廢也久矣數使人言於當道冀以上聞意惓惓未嘗不在民也大母凝重有威目未嘗左右顧大父偶失愛於伯祖大母聞之則治具延兄公呼二兒使侍食焉伯祖固俊爽士歎

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敗未聞以婦人全也吾弟婦其賢矣哉大父一日嗛內姪之子曰早幼也乃數犯我大母曰汝母族惟一息耳奈何不能寛容大父矍然稱善其內助皆此類也

五世

諱道純字伯純繼母鄒以財私其子睿伯純讓而弗爭事之加謹以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也生國初洪武卒於正統十一年妻鄭氏以賢孝稱適子瓚庶子璣

初酷吏張同知嶶以死脅伯純父士中承他籍軍役曰汝欲為鬼乎為軍乎士中理直不撓曰吾寧死不忍無辜以禍子孫遂死於獄復逮伯純掠治强誣伏竄軍籍中同負寃者千數百人歷患難二十餘年嘗哭謂子孫曰吾昔順繼母心遺汝至薄矣今反以禍遺汝輩哉何時得見天日既而況知府鍾下車公廉吏也相率赴愬蒙奏清軍役各終厥身子孫復占民籍衆皆鼓舞令有雪寃冊存於官伯純先業富厚世以積善聞於鄉閭不

幸父子遭軍禍破家子孫遂貧不復振幸而遇况侯實
惟再造之恩其亦為善之報也哉况侯又嘗奏豁吾蘇
糧額數十萬石郡人世蒙其恩

六世

東園翁諱璿字宗澤徙居周涇因族葬於是距莊渠舊
業十里而近生洪武二十三年卒天順六年三月十六
日享年六十有二妻張氏適子方庶子遵吾族自始祖
妣顧氏以貞節傳芳至六世而得節婦二人焉皆宗澤

之族昆弟妻也

迪廷啟妻戈氏其生以永樂十二年上距始祖妣之歿蓋未百年也廷啟蚤世戈年方艾哭謂舅姑曰令吾不忍棄吾夫也遲十年兒成童矣使送翁喪舅姑弗忍違其志孀居三十餘年人皆多其志操

淮清叔妻鍾氏其生以景泰二年去戈氏近矣鍾父母無子愛而憐之贅清叔為壻不幸蚤喪鍾年二十有八父母俱亡舅宦遠方繼而亦卒內外煢煢無依族人利

其改嫁也則侵奪其產鍾氏澹然弗與爭晝夜紡績自給養其二孤勤苦萬端屹弗改節弘治十四年卒享年五十有一矣鄉人高其貞潔相率狀其行於有司奏請旌表其門閭以既歿而寢校自幼則見吾從伯母面嘗有憂容目汪汪如淚流也慎默寡言與人言煦煦如恐傷之至其節操毅然人亦莫能奪也

廷啟弟達廷善贅徐氏事徐夫婦甚謹亦既有分業矣兄卒則籍其產還徐之庶子而歸以養其父母撫其兄

之孤自奉啬甚或腐或魚未嘗重食而奉親則甚豐鄉人多其孝友徐氏有賢行孝事舅姑如事父母家貧遇凶歲自度力不能活人也則命冢婦曰計煮飯用米若干而多煮為粥鄰人饑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饑矣而餘力可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子庠宗周內外斬斬所居矮屋三間而五女長矣客至寂不聞婦人聲妻鄭氏孝事後姑恩愛若母子娣婦性多恚柔以下之情若姊妹終身無間言蓋化其德也夫

喪煢煢獨與幼子參居紡績以養曰虀羹菜飯無厭時

汝大母常語也小子識之

先君諱奎字孟文以校貴勑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而吾母張氏封安人先君生天順六年二月三日而大父夢文昌之星降精於家先君天性至孝年未弱冠聞大父之在官而雨霑服體盡濕也則亟往代之而為塘長而為糧長大父得以佚老終身水利僉事伍姓者貪酷吏也每行縣則塘長駢首受杖有死者惟陸祥以重

賄免而吾父死而復甦他日又行縣大母哭語人曰長男昔代翁死裏得活今該少男代之雖然吾終不忍也先君聞之慰大母曰兒自往耳弟弱詎堪大杖邪是時幾再喪生校兒時尚憶大父母欲觀杖瘡先君終不肯而私與四叔祖觀之則相持泣也臂若虎餂蓋將護三月纔愈伍動大衆開京口河先君與其役大父在家病危殆先君心忽悸動夜寢不安而家人至紿曰老官有病今瘳矣先君哭曰是欲欵我勿回耳遂冒禁而逃晝

伏夜行聞林木有聲則驚以為虎也蒲伏不敢動良久乃行先君抵家而大父適以是日愈復往終役故勑詞褒先君云孝感有徵義聲無忝蓋指兹事也先君未嘗宫室先建祠堂具制前為同堂而分其後以為四室祠位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面而有常尊祭位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屈歲時奉祀惟謹祝文則用御製教民者卒嘉靖二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嗚呼痛哉葬長洲陽山之中麓

七世

一木居士諱方字思式幼師事祭酒陳鑑與吳文定公寛為同門友補邑弟子員五舉進士不第以詩鳴於時思式尊尚祖禰痛惟上世譜牒不傳由莊渠始遷祖以來世為冢適族屬日以繁衍散而羣居將以收攝宗族禰時故老猶存及見先世遺事思式朝夕諏馬創為譜牒積十有五年而成凡我族人各知祖禰所自出者思式之功也思式謂譜所以自尊我祖宗若冐他人顯者

為祖是自絶其本根也不孝莫大焉故斷自莊渠始遷祖而下列其所可知者記事拙直寧質而俚不敢為虚飾故其言鑿鑿可信其法前為總圖每世復為譜詳其生卒葬娶某氏子某人有善行則書之今存其法不敢廢每歳續增修譜則據以筆削思式為宗適年彌髙矣見族人尊行者雖稚年執禮彌恭故舉族無長幼莫不敬服生永樂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弘治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娶王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卒適

子周庶子鐸欽

廌廷器季和之後與思式為親同姓矣廷器有孝行母張氏老而喪明性多恚人莫能可其意者廷器能委曲順之得其懽心廷器出其妻妾嚴奉事之終日不敢寧居然終不悅曰須我孝兒來也廷器歸則指數曰大婦甚事慢我可笞若干小婦甚事慢我可笞若干廷器如數詬責之妻妾亦安以為常不敢疾怨也思式修譜時苦貧乏久未繕寫廷器則助之費譜成與有勞焉

莊渠始祖六傳歷二百有餘歲而校始顯於朝鄉先正范文正公有言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顔入家廟乎

庠子秀校之從弟也以太學生仕光祿寺典簿

鍾氏卒後數年為節婦周氏麒之妻也君子曰麒家世中微周之父兄也賤為隷於官初非有詩書禮義之教

也而周氏天資夷粹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幼事父母長而事舅姑雖甚勞苦人未嘗見其有倦色父母舅姑疾怒之人未嘗見其有愠容家貧饑寒切於體亦未嘗見其戚戚也年二十三喪夫孤孀貧窮寧死不他適雖節操寒於氷霜而人亦未嘗見其有矯厲之行也然久而相與心服之噫以周氏之美質使生治古盛時充養以婦學則其貞順之德庶幾哉為九族宗師矣

周氏同時有節婦李氏者孝子信之孫女也於吾族為

尊屬矣嫁為里人陸行妻行死無子凍餓不能活或勉之再醮節婦且哭且詈欲喪其生時父楠已前死乃歸依其兄清清死依其姪禺禺又死依其姪之子秀三世貧窮患難節婦終其身甘寒與饑晝紡績不足或繼之夜其貞烈性之於天不自知其異於人也人亦相忘無異之者他日校賙給宗族特致粟於節婦鄉黨始嘖嘖稱羨其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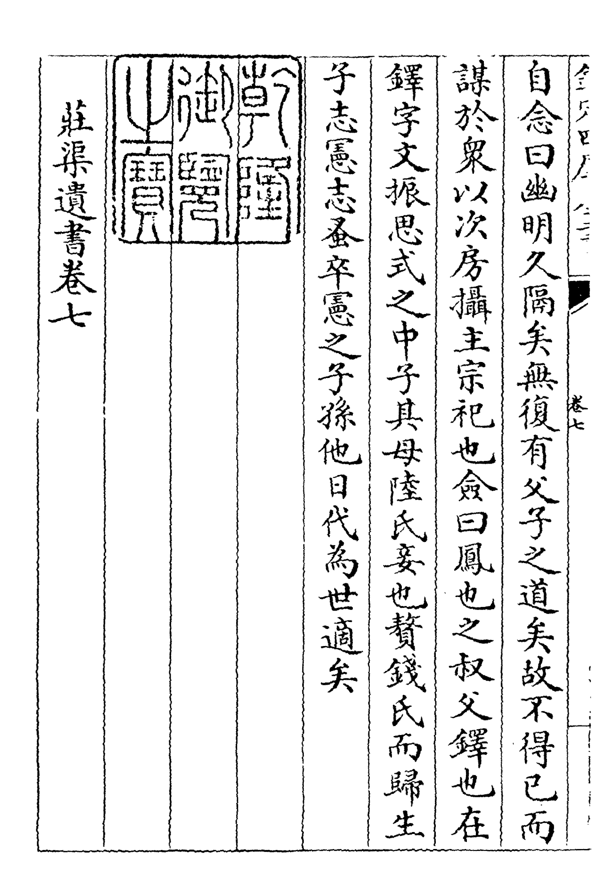
八世

周字文則生正統七年先其父卒娶胡氏適子鳳莊渠之族中裒仲芳一支六傳至參爲戊子貢士文則之從弟湑狠而貪莊渠祖屋數椽宏大壯固族人相承二百餘年矣湑豪奪之盡毀其故有司舉湑爲糧長其貪如狼牧羊也後以乾沒官錢糧瘐死於獄家人信巫曰神怒遂棄尸弗迎葬也弗敢成服也弗爲設几筵也而家破矣鄉人咤曰此其積惡之報也與哉噫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而爲親者諱校之修譜也稱美不稱惡

矣惟洧也得罪於祖宗則直書而不隱以示戒焉耳洧之子孫有能恥之尚其葢前人之愆乎

九世

鳳字孔祥娶王氏鳳生而穎異鄉先生見而羡之曰一木有孫矣長而落魄以死鳳無子古者大宗無後則族人以其子後之鳳固吾族大宗也而於校為孫行矣其生乃與吾父同天順六年族人未有可為後者去之三十有餘年而鳳之從昆弟有子矣校將為之立後則又



自念曰幽明久隔矣無復有父子之道矣故不得已而謀於衆以次房攝主宗祀也僉曰鳳也之叔父鐸也在鐸字文振思式之中子其母陸氏妾也贅錢氏而歸生子志憲志丞卒憲之子孫他日代為世適矣

莊渠遺書卷七